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二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天氣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問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著不善。常歉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懼而死乎。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也。相感而相遇故也。曰雷電相因。何也。曰動極則陽形也。是故

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夫二物者。未嘗有火也。以動而取之。故也。擊石。火出亦然。惟金不可以得火。至陰之精也。然軋磨既極。則亦能熱矣。陽未嘗無也。

或問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

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唯光爾。適映

性理大全 卷之二十一 二
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
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於幻怪偽
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搗謙曰。余見同雲之中。亦有金蛇之狀。蓋陽氣所
起之處耳。

朱子曰。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爲
口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
妖。或爲祥。

馮謙曰。崇禎曆書言虹霓是濕雲所映。試以玻璃
瓶滿貯清水。別爲密室。止穿一隙。以達日光。瓶水
承隙。則光透牆壁。亦成虹霓。殆有此理。月令八月
虹藏不見。蓋此時濕氣斂耳。若白虹。則別是異氣。
或以雷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
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
亦屬成之者。性。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卽此理也。○問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
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

氣在地。入年發達。生長萬物。

西山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於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而殺之也。

西士熊氏曰。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楔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者同理。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附於火際。卽成慧孛。

附麗既久。勢盡力衰。漸乃微滅矣。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可見。

馮謙曰。如朱子所言。則風似天地間滾來滾去。一怪物。恐無此理。據易。巽爲風。巽入也。當自外入。中間陽極感陰。亦能生風。

又曰。雨如飯。飯有蓋。其氣鬱蒸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龍水物也。其出

而與陽氣交蒸。故爲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

勉齋黃氏曰。陰陽和則雨澤作。詩不云乎。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亦以陰陽和而雨。春之所以雨多者。以當春之時。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蒸滲而成雨。秋亦然。夏則陽亢。冬則陰過。是以多晴。

搗謙曰。淫雨者。陰陽多交也。旱者。陰陽不交也。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者陰數。太陰玄精不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象山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露。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

是雨遇寒而凝。故高處雪先結也。○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曰。露白。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是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爲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爲雲。

西士熊氏曰。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卽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以後。寒

氣微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風盛卽露微。夏旱無濕氣。夜并無露。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的。也有是蜥蜴做的。昔聞王叅議云。嘗登五臺山。見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及彛堅志載劉法師嘗登隆興府西山。見多蜥蜴如手。臂大。一口無限。

性理大全 卷之二 一一一
入井中飲水皆盡卽吐爲雹。蓋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撝謙曰。按水屬少陽。極柔軟者。陰中有陽也。到寒極。并水中一陽皆凍消。乃腹堅而爲冰。冰者陰之極也。雹只是冰之類。非所謂陰陽交爭也。雪只是雨結成。故鬆而薄。雹之大者。或非土面所結。是布

物帶上者。

西士熊氏曰。氣有三際。近地者溫。中際冷。上際熱。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已變化下零。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力緩。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遇冷凝。近。故結體輕微。餘二時雲生亦遲。雨滴亦細。獨是夏月鬱積。決起上騰。力專勢銳。故雲起。全涌。膚寸暫合。而溝澮旋盈。因其專銳。遲至冷之深際。若升氣愈厚。卽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以此驟凝爲雹。雹體小大。因入冷深淺。爲其等差。雹雲上。

升與雨雲異。善審觀者見雲生有異。知當是雹。可得
亟避矣。雹中沙土更多於雪。

搗謙按斯言有理。

地理

朱子曰。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
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矣。○水經云。崑崙去嵩
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
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呂雜錄記于闐遣
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

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大抵地
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摛謙曰。天地之情。向生而背死。東生西殺。故崑崙
爲地之頂。而一帶冲和之氣。皆在崑崙之東南。蓋
天下之氣。皆自乾發也。中國山勢。皆自崑崙發來。
水亦自西而發。凡生氣。皆迴旋逆水而上。○天竺
諸國。皆在崑崙之南。故不知日月升降地中。但見
日月避於山北。爲夜。出於山南。爲晝。故謂崑崙者。
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使遊於中國。自知此說。

之謬矣。○中國之南甚暑，卽交廣可見。况於天竺諸國，地近赤道之下，四時皆燠，故佛教生焉。最喜清淨，此如長夏之人喜納涼，不足怪也。中國之北甚寒，卽燕雲可見。况於如德亞以至歐邏巴諸國，迤邐西北，日漸不經天頂，四時多寒，故天主之教行焉。其人精思健動，此如隆冬之人，陽氣內足，古人亦稱三冬文史足用，不足怪也。中國聖人之教，則以時中爲貴，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世之人去中就偏，不知有時或

爲一息千古之說。執一而不變。偏動偏靜。其去生
生也遠矣。

又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
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
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
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
爲前案。送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河
東河北皆繞太行山。堯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太

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時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或問平陽蒲阪。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樸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

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馮謙曰。堯舜之冀都。在今山西。至周而諸聖人皆生於雍。在今陝西。歷秦漢及唐。皆都陝西。後漢及晉都洛。在中州。自晉南渡。都建康。江南始盛。宋都

開封亦在中州。南渡則都臨安。元都燕。永樂間因之。蓋地氣有盛衰。未可刻舟求劍也。禹貢雍州之田。上上揚州。下下今最下之田。稻粱遍於天下。而雍土多爲丘墟。又豈可謂岐豐洛鄙之地。必出聖人乎。所以建都必宜居北者。不特北辰所在。蓋天子必向南而治。以臨撫兆姓。故居北與宅中爲宜。若都江南。是背中原也。凡帝都必具小天地之勢。在陰陽之會。風雨之交。以江南論之。先儒皆謂臨安不如建康。然建康北坐江水。駛而不畜。故六朝

都之皆不久。洪武中雖以此混一。然一傳而亡。非
可久建。易知也。臨安雖在屋角。亦具帝都之形。但
不能自立耳。宋高既都此。則其北向臣順。與錢鏐
比肩宜也。惜今已損鑿殆盡矣。予足不出數百里
中。未知天下之大。但以杭論之。大抵山川無常勢。
地亡其精。殺氣乃至。少時讀史。見宋末元兵至江
上。稱錢塘江湖。三日不至。以爲大異。以今觀。殊不
足駭。崇禎間湖上諸山。同日崩。洪水被城郭。後連
遇大火。諸正官廨皆盡。末年鳳皇山被鑿。兵火始

熾隔江交兵之際。大槩無潮。不過微長水而已。丙戌。江水纔及馬腹。以一方推之。天下可知也。故有國者。首務寅亮天地。燮理陰陽。可不慎乎。

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於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

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福建。二廣。○岷山之脉。其一
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
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
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於
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
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
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建康。○江西山皆
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
南。故皆順。○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

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青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朱子爲同安主簿。嘗判一墓地之訟。一勢家本不直。上官判與之。朱子力不能回。往視其地。頗有結聚。因書其判尾曰。有了地理。沒了天理。有了天理。沒了地理。後得地之家不昌。○朱子答胡伯量論葬地書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

則方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曰。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暑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掉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搗謙曰。洛陽者天地之中。中州盛則天下之氣中。中州衰則天下之氣偏。故周公作大邑。曰其自時。

中。又不然。則周公豈好是勞民。而忘先王之舊哉。
自戰國築邊爲塞。迄秦塹山堙谷。起臨洮至海。九
千餘里。墮斷天地之性。而北條諸山之氣損。自齊
趙臨河諸國。墟地以待河之游波。而障導失宜。以
鄰國爲壑。黃河南徙。而中原諸水之源洩。陽方之
地。漸不生物。而莫離坤兌之方。日闕。周易下篇所
謂利西南者也。國語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數。不防川。不竇澤。所謂以天地爲心。務養天地之
中氣。至後世。天地氣浸薄矣。而殘人又從而隳壞。

之見山水稍佳。卽行穿鑿。昔秦使蒙恬築長城。斷地脉。秦祀速斬。恬亦就誅。梁武壅遏淮水。及身而亡。山川鍾氣。莫非后土。嶽瀆之靈。以術害民者。可無懼哉。○凡平土地脉。皆自高山而來。虞書所謂封十有二山者。所以禁民之損鑿也。封山濬川。卽國語所謂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是也。封大也。崇高也。山旣高大矣。無可更高大之理。只是不許墮壞而已。後世如鑿煤。燒灰。取石。皆斷地脉。使民生不蕃。而上之人。全不措意。哀哉。○地道

至靜所以載兆民而無變患也。古太和之世。並無
火器。後世作火器。以毒民而爲攻守之所必需。震
炮之聲。晝夜不絕。則地氣已壞。民焉得安。鬼神不
守。魚龍徙宅。得罪天地。不已甚乎。故守國者。祇當
習民於五兵。爲折衝之具。而不當徒恃其城。第當
以弓弩爲遠威之器。而不當徒恃銳炮。嘗見戰者
未見敵而先發火器。敵至則徒手而奔。甚者至自
擊而糜爛其軍。其何益乎。

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

一白河南入爲問道。一白蜀入爲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但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敬軒薛氏曰。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

勢奔赴溪谷。合巇回環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合巇回環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畜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馮謙曰。今日之獲罪於上祇者。有三。穿山原以洩。

地藏一也。用火器以震地氣。二也。人天地之精也。或以火葬而滅之。或文暴於土外。則精不歸土。三也。封山禁火器。謹葬期。庶其可乎。

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

陽中酉爲陰中也

按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乎西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

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齊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朱子曰。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漸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問晦翁謂月加子午則潮長。未識其說。潛室陳氏曰。此說不可曉。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纔出卯方。卽潮長。纔入酉方。卽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摛謙曰。宋之明州。卽今寧波。所言卽錢塘江潮信也。余錢塘人。自少聞浙江潮信。初一十六。午正子未。初二十七。午未丑初。初三十八。未正丑正。初四十九。未未丑末。初五二十。申正寅初。初六廿一。申

未寅正。初七廿二。卯初酉初。初八廿三。卯正酉末。
初九廿四。辰初戌正。初十廿五。辰正戌末。十一廿
六。辰末亥初。十二廿七。巳初亥正。十三廿八。巳正
亥末。十四廿九。巳末子初。十五三十。午初子正。由
此觀之。則明州人所謂月加子午。則潮長之說。確
然無疑。蓋初一日日月並行。日加午。則月亦加午。
故午時得潮。以後日緩數刻。正以月不及。日日十
二度。有奇之故。而朱子所謂初一卯十五酉。疑若
誤解其說。而陳氏所謂朔日卯潮。又不知其何地。

也。又辨日月臨子午而潮長。而余襄公月臨子午。潮平南北之言。亦不可曉。姑闕。以俟知者。大抵水之朝月。猶鐵之向磁。從其母也。○西洋人言。耦利波海。一晝夜六七潮。豈彼地又有變耶。

古洲馬氏曰。禮記致日日朝。致月月夕。江海之水。朝至爲潮。夕至爲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茲望。潮汐應焉。自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鬼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

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汝於申。潮於巳。則汝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三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鬼見而汝湧。每歲

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
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
其時。故曰潮信。

地理大中之二十二終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三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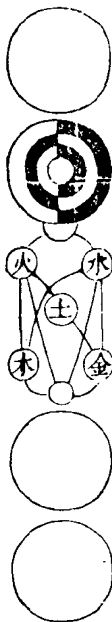
撝謙曰。理與氣如形影之不離於天地之間。大與俱大。小與俱小。而又判然爲二。而不相混。詩曰。有物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可見聖人於理氣。不以先後爲輕重。若必言先有理。後有氣。則夫子當言先有則。後有物。恐不必泥。又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卽氣也。道卽理也。未嘗輕氣重理。然聖人但教人以理。氣得理而生。

成失理而敗亂。

太極

易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周子太極圖



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生 化 物 萬

摛謙曰。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
來。咸有無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卽无也。柳氏曰。无
極之極。則以太極為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
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無極爲太極也。但以太極
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
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
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
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
極。何所窮極。故曰無極而太極。竊意周子之意。太

畧如此。彼以太極為無者。固為大謬。而朱子以理為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即太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為中耳。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撝謙曰。太極動而生陽。謂太極之動者。乃陽也。太極靜而生陰。謂太極之靜者。乃陰也。其實太極之動。乃生陽於靜中。太極之靜。乃生陰於動中。何也。子時人靜則陽生。午時人動則陰生。○動極而靜。

靜極復動。極字只作至字。與冬至夏至之義同。與
易中與時偕極之極不同。蓋陽動極則散。陰靜極
則息。不復生矣。緣其所生。皆在未極之時。何也。陽
生於子。極於亥。而生陰。乃在於午。午陽之中也。陰
生於午。極於巳。而生陽。乃在於子。子陰之中也。☵
陽中陰也。☶陰中陽也。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元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上言五性感動。是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動中有定。主靜以復性。斯不至於人化物而滅天理。此主靜是承上文感動而言。非偏於靜也。○或問中正卽禮智。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朱子曰。中者禮之

極正者智之體。正是禮智親切處。撝謙以爲中正二字。在仁義之上。不專指禮智。而禮智在焉。○按周子太極圖說。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原。通書以誠爲通復五常百行之本。不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可知。此篇无極之真。卽誠也。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

矣。

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馮謙曰。太極一也。語甚分明。不動生二。此語未盡。不動焉能生二。須曰太極一也。不動不靜。亦動靜。

又曰。道爲太極。

馮謙曰。此卽朱子理爲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理爲不易之道。經緯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爲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

而理道非卽太極也。

又曰。心爲太極。

馮謙曰。是以後天之離爲太極也。卽朱子太極中虛之說也。變也。非正也。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母。陽爲陰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育長女而爲姤。

馮謙曰。是以後天之坎爲太極也。卽朱子所謂坤復之間。乃無極亦變也。非正也。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氣。迤邐分做兩個氣。裏面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

馮謙曰。此條不知朱子何時所說。與理爲太極諸說。並載性理大方。今止取此條。去其餘說。○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名從此始。蓋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加一倍法也。生生之謂易。而太極則生生之始也。生生之始。一至純至中之氣。爲天地之基。以言理則是一理。以言數則是一數。言理言數。皆自此而極。

故曰太極其實此一者。函三而備五者也。

亂情陳子嘗問於摛謙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將從此而生兩儀四象者。皆是理乎。朱子常言理先氣後。寧以太極為理而儀象為氣乎。如祚明所見。盈天地之間皆氣也。氣皆理也。自一而二而四。不過氣之從渾淪而分萬殊也。先儒唯以太極為至尊之理。若虛懸於萬物之上者。故令後世專從而盡心焉。恐大傳所云。第指卦畫之初象乎。天地之氣之所自分者。而非以是為虛。

懸之理也。然乎否乎。摛謙曰。朱子常言天下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則理先氣後之說。非定論也。而所以不得不言理先氣後者。既以太極爲理。則太極自不得不先於兩儀耳。若據聖人言之。有物必有則。物者氣也。則者理也。未嘗後氣於理也。太極不可言理。不得謂之理。生兩儀。其說明甚。但太極之氣。與兩儀之氣。固有不可不明。而其用至切於人身者。不得謂之天地渾淪之始而置之耳。曰祚明妄謂大傳所指。第言作易之初。及宋時諸

儒發明此二字。然後此二字爲人身至切之用。然天地之理。卽吾心之理。其本固一也。特所謂與兩儀之氣。有不可不明者。望明示焉。撝謙曰。觀大傳所言。則凡天地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人身之兩儀四象八卦。皆太極生之。有一氣而可以生天地生人。則失此氣。而天地不得生。人亦不得生。其用不亦重乎。其重如此。豈可不深思而熟察之乎。曰。如所云。則太極此生生之氣也。自生民以來。無不生者矣。此氣若何而失。何自思之。何自察。

之。馮謙曰。自生民以來。無不生也。然有順其生道。保合太和。全而歸之者。有逆其生道。無故夭折者。其得其失。無不粲然。不可不思。不可不察。次日。亂情復申前說。其大畧曰。易之太極。是指洪濛未判之始。天地渾淪一氣。無與於開闢以後。四時百物。萬事之倫。而更未嘗指是爲天人心性之理也。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而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自有宋儒先借太極二字。以發明一理之妙。則先儒之

所謂太極已異於先聖之所謂太極。而後世相仍不覺。遂誤謂萬殊之先。確有一理。然萬殊之先。實未嘗別有一理。則凡求所謂太極者。亦惟是實其靈明之一心。而不復務全其條理井然。萬物皆備之體。則其說益誤。摛謙復論之曰。太極與兩儀皆氣也。兩儀是有對之氣。故曰陰陽。太極是無對之氣。則曰中氣。蓋天地之間。唯中無對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氣絕。則天地壞。人身之中氣絕。則人身壞。故醫書言四時之脈。無胃氣者死。而

易曰恒不死。中未亡也。吾子言凡聖人之曰仁曰誠曰中曰一。初不混合於太極之說。所以大傳之外。曾未更舉太極以爲教。搗謙竊以爲不然。易雖有三百八十四爻。皆明一中之旨。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天地之極。要皆本於人極。人極者。太極也。太極者。中也。周子開其端。引而不發。陸子知中之爲太極。而不知所以爲中。朱子以理爲太極。誤矣。若世儒之所謂太極。則因周子無極之旨。而誤入於太極卽無之說。且以爲儒言無極。老亦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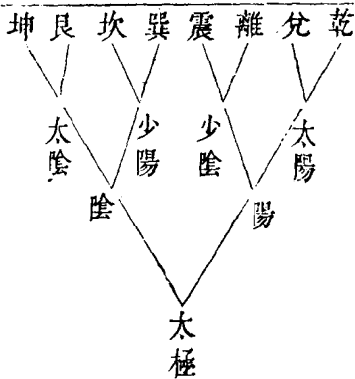
復歸於無極。佛言无住生心。此三教合一之說所
自來也。○關釋氏者朱子也。然朱子之學其流仍
可歸於佛。何故。朱學以太極爲理。夫衆多之理。既
不可以爲太極。則必以渾然一理爲太極。言渾然
一理。而又不可以氣言。則自入於虛無空寂。覺明
湛定之說。所以朱學大行。而言性命者。仍多出於
禪定。陳子之說。非無謂也。然竟以爲無與人身。則
又不可。今但知太極爲中氣。則自不偏於動。不偏
於靜。而聖學見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猶言始祖。生高祖。高祖生曾祖。曾祖生祖。今乃突言始祖。非人也。理也。與高祖生曾祖不同。不亦異乎。○搗謙嘗與大音沈子辨太極。大音曰。凡有是物。必有是理。有是理。然後物從而生。故曰太極生兩儀。余曰不然。太極生兩儀。此有生兩儀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兩儀。則無是理也。猶之父母生子。此有生子之理也。而卽謂理生子。則無是理也。余言太極者。中氣大音以爲非是。余曰。古人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言理言氣。而自兼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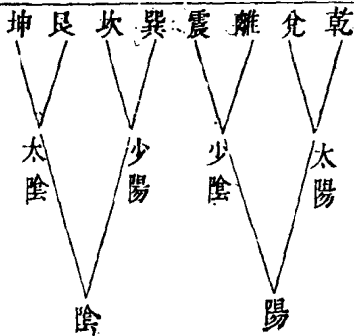
今指出一氣字。專爲今人勿求於氣耳。後復與朗
思沈子夜論。余曰。此理極易分明。理無形。氣成形。
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如樹之有根。此太極也。一
本生二枝。此兩儀也。二枝又生四枝。此四象也。四
枝又生八枝。此八卦也。雖有八枝。而終成一樹。根
同故也。若以太極爲理。但行乎陰陽之中。而不得
爲氣。則但有二氣。而無一氣。便是二本。陰陽兩氣。
各自生枝。終不得合。

如前圖

此以一本而生萬殊。莫非氣也。而理卽行乎其中者。也不得以樹之根爲理。而枝爲氣也。



如後圖



此二本則爲二樹。雖生千萬枝而終不得合者也。

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正所謂合二氣而爲一氣也。

或問如是。則太極不專屬理。兩儀四象八卦不專屬氣。其說可謂分明而無疑矣。然伏羲畫卦。何不於陰陽之下。又加一畫。以爲太極。而連屬兩儀乎。搗謙曰。太極從中起。而不從下起。今不過以樹木之一本。明其義耳。若從下起。則一畫卽是陽。將何法以爲不陽不陰之畫乎。且一落卦畫。卽與萬序遷流。而非敦化之本。故太極雖在兩儀四象八卦

之中而實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外。伏羲八卦次序。但言陰陽之生。八卦方位。但言陰陽之運。太極不可謂不在其中。而不見其體。唯河圖之中宮。乃呈其象耳。

或問如是則但明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後起而不必措心可乎。曰不然。中與外無常者也。太極有時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內。而不爲小。太極有時生兩儀四象八卦而不爲大。此所以爲易也。若但明太極而不明太極之變化。則所謂極者。仍同於

一物之塊然而豈足以爲萬化之本如所謂君者以其時時與臣民相會通故謂之君也若但知所謂君者而奉之而不復顧其臣民臣民背畔已成一夫矣而吾猶以爲君此晉之荀息齊之徒人費所以爲愚也後學侈口欲以一心範圍三教而土苴萬理何異是乎

敬軒薛氏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卽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

馮謙曰。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即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者。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陰陽 分老少卽四象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陰陽於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去參錯。然一个升降生殺之分。不可

無也。○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此言甚有味。

五峯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色。

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陰陽做兩個看。是分陰分陽兩儀。虛焉。做一個看。只是一個消長。○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個間一個。觀去是也。○天地統是一個。

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個。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個面背。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陰客而陽主。

五行

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五行自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五行相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洪範。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火曰炎上。水曰潤下。土爰稼穡。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炎上作苦。潤下作鹹。稼穡作甘。四時。春屬木。旺火。火相。水衰。土死。金囚。夏屬火。旺土。土相。木衰。火相。水衰。土死。金囚。秋屬金。旺水。水相。火衰。土死。金囚。冬屬水。旺木。木相。水衰。土死。金囚。

秋屬金旺。水相。土衰。木死。火囚。冬屬水旺。木相。金衰。火死。土囚。土旺。四季。而盛於季夏。蓋以夏火生土也。土旺。金相。火衰。水死。木囚。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十二支亥子屬水。巳午屬火。寅卯屬木。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五性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

五方北屬水。南屬火。東屬木。西屬金。中央屬土。周子曰。五行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

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屈而返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曰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

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鏗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撝謙曰。金曰從革。蔡氏曰。從而又革也。此說勝橫渠。蓋金之爲性最順。故能從物所范而成形。又能改革而不毀。以其爲至陰之精。而又受至剛之氣也。

朱子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天地初生水。火又生木。金。木便是生得。出一個軟底。金便是生得。出一個硬底。○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得五行之秀者爲人。陰陽只在五行中。

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至盛。

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金木生焉。木華而疏。金固而實。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

搗謙有陰陽五行諸說。別具易學大中國說。

四時

朱子曰。只一個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天地只是一個春氣發。

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氣起。渾然只是一個發生之氣。

鬼神

程子曰。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越聚散而已。○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

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蒸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不肯行耳。搗謙曰。古者祭成人必有尸。祭殤無尸。子曰。祭成人而無尸。是殤之也。搗謙嘗深思而竊知其意。蓋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考爲陽。妣爲陰。陰陽不同氣也。何以得合。得一同氣之孫。以爲之尸。則合矣。蓋人者。鬼神之會也。殤無配。故無尸。問不能有考妣。同氣之孫。則奈何。曰。此當以考爲主。

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或問鬼

神。之。有。無。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言。有。得。不。於。吾。言。求。之。乎。○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性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切。進進不已。財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端。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

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
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
蓋自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
又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也。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
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
古來聖人所制。皆是察見得天地之理如此。○鬼神。

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鬼。鬼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鬼之降可知。○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

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是。○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

氣爲陽。故鬼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鬼也。而必以魂爲主。鬼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鬼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人將終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鬼降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鬼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

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
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
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也。
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
來。則風肅然是也。○問生魂死魂。曰古人只說三五
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魂
受光處。鬼未嘗無也。人有鬼先衰的。有魂先衰的。如
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鬼先衰。○今人多思慮役

役。覓都與鬼相離了。○月鬼卽其全體。而光處乃其
覓之發也。○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
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鬼強。所以記得多。○問鬼神
覓鬼。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
謂之鬼神。又謂之覓鬼。何耶。某竊謂以其屈伸往來
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
覓鬼。○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
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
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

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閒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撝謙曰。所謂致死之。非徒不管之而已。如書所謂絕地天通。如湯巫風之刑。凡地方晝夜禱祀。歌舞獻邪鬼之類。皆宜嚴刑禁絕。

朱子曰。人死雖是冤鬼。各自飛散。要之鬼又較定。須是招覓來復這鬼。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冤鬼。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

要去聚得他。○古人自始死。弔。復。魄。立。重。設。主。便
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爨龜用牲血。
便自覺見得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
續他。史記上龜茨傳。占春將鷄子就上面開卦。是將
生氣去接續他。便是爨龜之意。○地祇。周禮作示字。
只是示見著見之意。○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
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
如天子祭天地。定是實有个天。有个地。諸侯祭境內
名山大川。定是有一个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

个門行戶竈中雷。今廟宇有靈的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的。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問天神地祇之義。曰註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祇。○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

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
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
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
也。○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
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
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
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
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
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於學。其氣類亦可想。

馮謙曰。看來雖山川社稷之神。皆是人之死者。其
冤鬼爲之。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也。此等
皆正神。故不歆非類。與生時一般。蓋正神皆君子。
君子生時。不妄受人酌酢。豈爲鬼神而反不廉哉。
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非徒以氣相感而已。
問祭先聖先賢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
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個新生的神道。緣衆人
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
壞了許多。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

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又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撝謙曰。先儒自程朱以下。皆不信有世俗之鬼神。不知陽主氣。陰主形。則鬼物雖無象。而有時成象。所謂泥塑金鑄之像。雖不可謂之神。亦不可謂非鬼。鬼神卽是陰陽。然所以謂之鬼神。以其精爽耳。

泥塑金鑄之像。而爲世俗人心之所向。卽有精爽附焉。不足異也。程子又言鬼神造化之迹。夫陰陽不測。妙萬物而爲言。不可謂迹。張子謂鬼神二氣之良能。近之。然不如朱子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屈者爲鬼。伸者爲神。數語甚明爾。

問。竄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朱子曰。他是氣散。只是纔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

摛謙按。程子言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朱子此

說本之。然看前論諸說。知此未爲終身之定論也。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馮謙按此一條亦斷無此理。且觀朱子所論祭天地山川數段。知此亦非定論。學者熟讀六經。自當分曉。○馮謙有一書與友人辨人死氣散一條。畧曰。人死氣散一條。當是先儒理會之未盡。夫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然有其一。而又有其二。有男斯有

女。女與男不同也。有靜物。斯有動物。靜與動不同也。有不變不化之物。有能變能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有不變化而變化之物。有變化而不變化之物。二者又不同也。異端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以欲執一以貫天下之物。而齊之。而物終不可得齊。於是舉一而廢百。今言天之生物一本。而以無知之草木。儷最靈之人。以爲聖賢之死。與草木同盡。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試問天下何以有數千年不死之草木。而無數千年不死之人。豈非靜

長而漸聖。老而漸蒙。日至愚騃。則死而無知。此可必矣。今全不然。未死一刻之前。尙是至聖至神之質。一刻之後。頓無知覺。塊然一物。不唯與中庸悠久無疆之理相悖。以情而推。已足駭怪。此其不然者一也。曾子易簣之時。氣息希微。固已可知。而神明之堅定如此。則所性不與死俱亡。炳然無惑。而尊著日原其始也。日生而至於盛。知其終也。日衰而至於亡。揆之於此。全似不合。此其不然者二也。聖人行事。雖則一秉於理。而理亦無定在。比如人

家造屋。榱桷垣墉。次第加工。歷歲而成。不可謂非理。一朝遇火。便成灰燼。苟知其成之必火。而加工不息。亦不可謂之理矣。今以孔子終身學道之勤。至五十方知天命。纔得從心不踰。便已草木同腐。此與屋成遇火何異。而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更似造屋者曰。此屋朝成。夕火無憾。則惑之甚者也。雖勉人學道。言或過激。而聖人之言。更不沾滯如此。此其不然者三也。又前見先儒言僧道不伏死。故死而氣不散。聖賢不貪生。故死而氣散。嘗笑以

爲好生惡死。喜存憎亡。乃天下之人。不言而同然
之情。豈有聖賢。反更乖僻。且聖人制禮。以死爲內。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莫不以生爲樂。今以此
爲說。則是爲僧道。尙有靈響。爲聖賢。一朝便腐。天
下之人。歸僧道者。無怪乎如鳥之投林。爲叢驅爵。
亦賢者之過。此其不然者四也。令弟序曰。魂升於
天。鬼降於地。鬼必腐爛。以至於無。魂之在天。亦必
漸滅。以歸於盡。此與人死氣散之說。又已小異。我
不知人死無知。乃其未升天之時。卽無知乎。已升

於天而後無知乎。若如尋常之氣。口鼻呼吸一出。卽散。不能升天。我不知人之鬼。有能升天者乎。有不能升天者乎。或氣盛者能升天。氣衰者不能升天乎。氣盛者漸滅必遲。氣衰者漸滅必速。今言僧道之漸滅遲。而聖賢之漸滅蚤。將聖賢之氣衰於僧道乎。鬼之在地。必腐爛。以至於無。然亦有久僵不腐者。鬼之在天。必漸滅。以歸於盡。豈獨無耿著而不亡者乎。儀禮人死登屋而招鬼。招以衣。曰。臯。某復。乃以衣下衣尸。又似不欲鬼之登天者。如夔。

辭招魂所言上下四方皆不可往。招之歸享於宗廟。應是先王遺意。且鬼神之說。妖祥之事。自古誠不可揜。書傳皆有之。豈佛氏之說乎。此其不然者五也。

勉齋黃氏曰。人只有个魂與魄。人記事時。自然記得的是魂。如會恁地搜索。思量的是魄。魄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魄。無光處。是魂。魂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氣之呼吸爲魄。耳目之精明爲魂。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

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鬼。鬼主受納。鬼主經營。故鬼屬陰。鬼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曰。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熱氣。有這兩件。方始成得个好物事出來。

撝謙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此天地之鬼。鬼也。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以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首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

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个胚胎模樣。是鬼。既成。鬼。便漸漸會得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鬼。陽爲魂。陰爲鬼。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鬼者陰之靈。而體

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
聰明處便屬鬼。○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
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寤屬陽。寐屬陰。以語
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
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
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鬼之降者爲鬼。魂
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鬼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
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鬼之降下者也。○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西山真氏曰。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濶。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

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也。○魂鬼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煇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鬼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鬼而言。鬼指鬼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撝謙曰。凡初死之復。是合一人之鬼神。祭而立尸。是合二人之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尙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袤。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不知也。吁。亦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溥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搗謙曰。景風流電神之著。奇花異卉鬼之精。然而人獨畏。覓鬼之鬼神者。亦不可謂民之愚也。鬼神

禍盈而福謙。此是精爽之有主者。○有能屈之神。有能伸之鬼。有不屈之神。有不伸之鬼。○或問伯溫劉氏言人死而盡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曰不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人務鬼事。鬼務人事。幽明皆不安其分也。○古人有耻。功在子孫。馮其子孫。功在山川。馮其山川。非其所施。則不饗。末世政衰。宵魅無賴。沿途丐祀。以侮愚人。時有之矣。此等司世者。所宜致死之也。○問釋氏輪迴之說。曰人之生也。各

一其性。五德咸備。中和無偏者。人之性。澤物者。龍之性。儀物者。鳳之性。剛而殺者。虎豹之性。陰而毒者。蛇蠍之性。食色者。犬馬之性。抵觸者。牛羊之性。昏情者。豚彘之性。弑逆者。梟獍之性。卵翼喙息。莫不有性。生則間於形骸。死則氣歸天地。合同而化。苟有何氣。則成何性。苟有何性。則成何物。未嘗有纖毫勞費於其間也。任其來而不保其往。取其新而不念其舊。執天之道。以御天下來世者。帝而已矣。○古人有言。書契興。鬼夜哭。觀於小兒之惡。誦

讀釋氏之重無學。蓋可見矣。○一身之內。所主不存。皆能自侮。不畏於內。而畏於外。可不謂愚乎。